

第四届全国

新概念

作文大赛

特色作文选



盛夏的橙

第四届 全国
新概念

特色作文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盛夏的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夏的橙/周紫薇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4
(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特色作文选. E)

ISBN 7-5063-2645-0

I. 盛… II. 周…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1024 号

盛夏的橙

作者: 周紫薇等

责任编辑: 袁 敏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12.5

插页: 3

印数: 001-12000

版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645-0/I·2629

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绯寒樱	周紫薇	/ 1
与七月无关	周紫薇	/ 10
你能够逃离这白色世界?	周紫薇	/ 17
Gothic Life	周紫薇	/ 22
幸福的旁边	章 蕾	/ 34
维也纳的那个晚上	施 薇	/ 45
两个夏天	周希佳	/ 54
想 起	刘文轶	/ 60
双城故事	刘文轶	/ 73
我们的爱	卢瑜娟	/ 80
第十八个情人节	宗 昕	/ 90
白月瓶	季云菁	/ 101
大海的猫灵	唐京燕	/ 108
英国在下雨	林晓雯	/ 116
攸	庄海静	/ 124
忘了你	范媛媛	/ 132

玫瑰·苍蝇·以及美丽	魏易虞	/ 138
烟花江南	张佳玮	/ 146
红色额发	何 非	/ 159
欲 望	杨雁雁	/ 165
阳光——18℃	彭 扬	/ 175
我是水水	权 希	/ 187
下 坠	张 芳	/ 194
当时明月	郑小莲	/ 205
昙 花	范晓燕	/ 215
在别样的世界里	梁云峰	/ 222
小 鱼	黄婧斐	/ 228
这个冬天不会冷了	张薇薇	/ 234
为了那一次相约	朱彦雯	/ 241
流银岁月	孙理华	/ 249
冰淇淋般的爱情小说	胡 钺	/ 260
复 活	戚小松	/ 270
盛夏的橙	夏瑾岚	/ 279
星期王子	张 璐	/ 287
到此为止	屈 旌	/ 302
罍粟的情人	屈 旌	/ 311
非 天	金 晶	/ 324

<i>Escape</i>	黄维佳	/ 341
锁	钱 亮	/ 351
玻璃情人	朱严谨	/ 357
做你的圣诞老人	霍文智	/ 365
明暗交界线	孙秀文	/ 369
两 半	孙露阳	/ 378
似水年华	童 亮	/ 385

盛夏的橙

绯 寒 樱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高三 周紫薇

显示器在暗夜里发着幽幽的光，键盘“咔嚓咔嚓”的声音像镰刀的欢叫，我不知道有多少挺立的麦子倒下了，但是我知道我无法停止。

我厌恶这种冷漠的光和锋利的声音，它们像泛着寒光的吉列刀片，迅速地滑过我的苍弱的肌肤，无休无止。可是我无法停止，因为它们已经侵入我的生活，噬魂附骨。

但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寄生虫，附着它们苟且偷生。

我开始写一篇关于绯寒樱的文字。其实，我只是听说这是

一种植物，很可能是一种花，但是并不曾见过，也不曾读到关于它的只言片语。“绯寒樱”，我所有的理解就来自这三个字，但是足以令我疯狂。

然而，寒说，它也许是不存在的，就像“麒麟”那样，只是给人一个想象的载体，或是一个顶礼膜拜的图腾。

但我想如果不存在也许更好，不会落得康乃馨和玫瑰一般的下场——它们是被逼为娼的女子，它们曾经的风华，曾经的光彩都成了破碎的梦，就如盛唐的没落无法挽回，它们待价而沽，它们倚门卖笑，惊艳的精致之下尽是脂粉之气和铜臭之味。

我实在无法理解我的同类究竟做了什么，为了拥有而破坏？这样具有毁灭性的徒劳。

无价和廉价，一线之隔，然而前者是美丽，后者是垃圾。

二

长假来临的时候，我蜷缩在这个城市的角落。无动于衷。

这个城市有不太干净的空气，浮华空虚的热闹，麻木快乐的乞丐。

车辆和人流在大街小巷互相倾轧，姑娘们的高跟鞋拍打着地面锦上添花。

还有麦当劳，肯德基，用驯化了的大鸡小鸡公鸡母鸡驯化

人们的胃。

这是一个肮脏凌乱的空洞。

而且越来越空。

三

唐初的花注定在盛唐没落，盛唐的花注定在唐末枯萎。唐没落了，宋没落了，元没落了，明没落了，清没落了……那些花的灵魂也没落了，只留下空洞的花瓣托起苍老的蕊。

可是绯寒樱呢？它是否拒绝了冶艳奢华，在一个隐秘的角落淡淡地散发着萦绕千年的芬芳？

四

阳光像暴雨一样，倾盆而下。

我懒懒地躺在床上，看那些透过雕花栏杆的驳错的光斑。

它们是细碎的，敏感的，仿佛对于这个陌生的空间好奇而小心翼翼。

长假已经结束了。然而我依然蜷缩在这里。因为失业。

我在那个老处女正想开始又一次的破口大骂的时候，把辞呈恰到好处地扔在她裂缝蔓延的瓷砖脸上，然后抱起已经整理

好的箱子离开。我感觉自己像一条闪着银鳞的鱼儿，因为告别了缺水状态而姿态优雅。

其实，我可以做得比较促狭一点，譬如说，趁她走过的时候轻踩一下她的及地长裙，让她水母状的臃肿身体和优质的水曲柳地板作一次热烈的拥抱。但是我觉得我做得再促狭也无法与她的促狭相媲美，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她愤然大叫，你是有预谋的。声音像被针戳破的气球，砰然爆炸却底气不足。

对，我是有预谋的。我回头莞尔一笑。我预谋自己的将来不会同小文员这种没有前途的职务和一个更年期提前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五

我问寒，寒，你说绯寒樱会是什么颜色？

你说呢？

也许是比土耳其石更炫目的蓝，也许是比落雪更剔透的白，也许是比飞烟更迷离的灰，也许是比鸢尾更诡异的紫，也许是比矢车菊更牵缠的黄。

寒说，绯你别傻了，绯寒樱的“绯”说明它至少是红色的，也许是淡然的，像稀释后的血痕，也许是像鸬的眼睛，浓烈得像在滴血。

我说寒你快别说了我不行了我晕血。

六

我晕血。从初潮开始。

我看着那些血毫无预感地缓缓流出来，在我的身体上蜿蜒而行，像美杜莎的小蛇紧紧地缠着我，然后它们开始长出触须，划出一道道诡异的曲线，张牙舞爪，妖烧得令人窒息。

没有疼痛，只有触目的红和温热的液体。

凝固的逐渐凝固，流动的依然流动，炫目的红和铜锈一样的红混在一起，好像打翻了的糖浆，如暴晒下的沥青般黏稠。这让我的嘴里突然生出一股腻人的腥咸。

我的脑袋开始毫无预感地摇晃，仿佛在浪尖颠簸的破船。太阳穴鼓胀得有点疼痛。神经一突一突地跳动。

那些小蛇生出了根，长出了枝，变成了一株奇异的植物。我感觉自己就颤巍巍地挂在枝头，摇摇欲坠。

七

我又一次对寒提到了绯寒樱。

寒却问我，绯，你的脑袋里为什么装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而且乐此不疲？！

我分明可以感受到他附赠的那个重重的“？”和大大的“！”。

是啊，为什么。我空洞地重复，无言以对。

也许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会变得实际一点，毕竟物质比一切冥想都重要。他说。

我有点讨厌寒这种居高临下的口气，但是我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他的话。

我想我天生是一个沉溺于物质的人，即使天生不是，那么从小就学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意识……也可以让我后天变成一个沉溺于物质的人。

然而我现在却沉溺于也许是虚无的绯寒樱。

是啊，为什么。我空洞地重复。怔成一堆化石。

八

我依然蜷缩在这个城市的角落的角落。

冷漠的光和锋利的声音已经彻底攻占了我的生活的全部，就像一把吉列刀片插入我的心脏。我相信我的淡蓝色的血管随时有破裂的危险。然而我不敢想象。我晕血。

楼上的小姑娘被她望女成凤的父母逼迫着听贝九。我曾经在楼道里遇见过她。在她母亲的挟持下像刚出洞的老鼠，紧张，敏感，瞪着美丽然而可怜的大眼睛，这让我想起《发条橘子》里那些神经质的画面。

这个社会里到处是发条橘子。我暂时摆脱了一个发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彻底摆脱了被安上发条的命运。至少我现在还是一只橘子，在阳光中挥发，失去水分，变松变软变轻，散发出腐烂的芳香。

九

寒说，绯，我怀疑你喜欢的不是绯寒樱本身，而是“绯寒樱”这个词。

寒说，也许不是喜欢，而是厌恶和恐惧甚至敬畏。

寒说，绯，你是一个如此危险的女子，外表冷漠，内心炽热，趋于分裂。

寒说，也许不是分裂，而是挣扎，在精神和物质的边缘。

寒说，绯，你想找个精神寄托，然而你将精神寄托于精神。

寒说，你在逃避什么？

我说……我什么也没说。

十

显示器在暗夜里幽幽地发着光，我扭头看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它阴森而扭曲，随着我的动作而不安分地蹿动。键盘“咔嚓咔嚓”的声音像镰刀的欢叫，和楼上的小姑娘断断续续

的钢琴声和成恐怖片的最佳配乐。

我无法想象我的细弱的淡蓝血管因承受不住压力而渗着血。我晕血。然而我无法停止。

她也无法停止。因为发条还未走完。

有鸟儿扑棱棱地划过浓重的夜空，呜哇呜哇的怪叫如教堂里飘出的漏风的钟声，悠远空洞而意味深长。也许是乌鸦吧。有着潮湿的羽毛，凌厉的双翅。

它们是否觉得这个城市的空气不太干净？它们是否认为看到的热闹浮华空虚？它们是否被冷漠的光晕眩了眼睛？它们是否被锋利的声音割伤了喉咙？

它们也许听说过一种植物。

它叫绯寒樱。

十一

我收到寒的 E-mail，他说他已经身在美国。他说他终于离开了这个肮脏而空洞的城市，他说他也知道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进出围城的游戏。

但生活的本质就是如此。

一切都毫无预感，就像初潮来临的时候一样。

我不知道他的选择是否正确，但是我想起了那个水母状的

老处女，优质的水曲柳地板，显示器幽幽的光，键盘的欢叫，摇曳而诡异的影子，贝九，紧张而敏感的小姑娘，失水的橘子，发条，还有暗夜里的乌鸦。

这么多的东西塞得我头脑迟钝，使我几乎忽略了随信而来的附件——一副 JPEG 格式的图片。

那是一朵极其常见的山樱花，有着极其中庸的粉红色，像裸露的腐肉，令人恶心。

这就是绯寒樱。寒的注释告诉我。

.....

哈哈哈哈。我突然莫名地笑了。

上帝在思考了。

点评：

第六段的描写非常出色，触角可以抓住读者的身体。整篇文章延伸出去的细节化的想象很精彩。

充满意识外的东西，有惊喜。

周嘉宁（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现为复旦大学文基班学生）

与七月无关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高三 周紫薇

—

我不喜欢七月的天气，因为那时候的风里已经有了浮躁的气息，就像这个城市里每天都在上演、落幕、夭折的爱情，苍白，虚无，缺少水分。干涩的天空，流离失所的云，一切都貌合神离，彼此无法心照不宣。

我不晓得别人是否喜欢七月，是否忙忙碌碌，是否依然如故，是否异常麻木。可是我知道每一年都是有七月的。

注定无法逃避。

Messenger 上，Jet 形容我像一只养尊处优的宠物，他说他可以想象我敲键盘时慵懒的姿势，脸上写满了游移不定和满不

在乎。他戏谑道，你不妨把自己当作一只需要“夏眠”的动物，当你醒来的时候会发现七月已经过去了。

我无声地笑，笑意无声地在空气中流失——我觉得他的建议简单而有效，只是说来越简单的事情往往做起来越难——牵扯一下嘴角也许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反应。

注定无法逃避吗？

还是因为放不下？

生命如此短暂，仅仅是出生和死亡交替的刹那。每个人真正拥有的其实很少，放弃掉一点就等于失去了很大的比例，所以某些东西再不喜欢有时还是割舍不下，不愿摒弃。

注定无法逃避吗？我问 Jet。

他淡然送来一句话：你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舒适的床和一条柔软的毯子。仅此而已。

二

七月的时候，我会喝很多的水。

清水，冰水，可乐，橙汁，扎啤，加了柠檬的 Corona，撒了盐的 Tequila。但是拒绝牛奶。

甜，酸，涩，或是无味；各种晶莹透明的颜色，或是无色。